

中国书法大会为何开篇就讲它？

——泰山秦刻石的前世和今生

□孙晓明

一石两刻辞

巍巍泰岱，石刻千载，泰山刻石以其庄重端雅之风矗立在东岳之巅。刻于公元前209年的秦代李斯小篆碑，历来被视为书法艺术的珍品，更是秦大一统的完美标志，鲁迅誉之为“汉晋碑铭所从出”，其遒劲若虬龙冲天，其清秀如出水芙蓉，举世瞩目，万代瞻仰，堪称旷世瑰宝。李斯碑现存于岱庙东御座内，今天众人能一饱眼福，目睹秦代书法艺术巅峰精品，何其幸也。

泰山刻石也被称为秦朝李斯碑，形制似方非方，四面不等，材质坚硬。铭文共计144字，所刻内容“颂秦始皇帝德，明其得封也”，宣扬秦始皇统一天下的功绩，表达治理国家的雄心壮志。不过可惜的是，当年碑上的刻辞早已在历史的云烟沧桑中一字不存，如今存留在世的李斯碑是秦二世胡亥命李斯写下的。

公元前209年，秦二世胡亥也仿效其父东封泰山，于先前秦始皇刻石上加刻了秦二世诏书，共79字，刻在了李斯碑的背面，仍由李斯撰写。全文为：“皇帝曰：‘金石刻尽始皇帝所为也。今袭号而金石刻辞不称始皇帝，其于久远也，如后嗣为之者不称成功盛德。’丞相李斯、臣去疾、御史大夫臣德昧死言：‘臣请具刻诏书金石刻，因明白矣。臣昧死请。’制曰：‘可。’”大意是说：“二世皇帝诏书中说‘此石刻乃是皇帝所为，刻辞中颂扬的都是始皇帝的功德。如今我承袭了帝位，而刻石中并没有说明是始皇帝，恐怕久远的将来，会被误认为是后代皇帝的作为，以致与始皇帝的功德不符。’丞相李斯、右丞相冯去疾、御史大夫德冒死上言‘臣等请求将此诏书刻在石上，这样就明白无误了。臣等冒死请求。’二世皇帝诏曰：‘同意。’”

这样，一块石碑就同时拥有了父子两位皇帝的刻辞。时至今日，李斯碑上秦始皇的刻辞，除拓本外，一个字也见不到了；而秦二世的刻辞，也仅剩九个半字，其中“臣去疾臣请矣臣”七字完整，“斯昧死”三字残泐。

李斯碑是秦始皇封禅泰山的唯一保存实物，是泰山现存最早的刻石，更被世人誉为“天下名碑之最”，堪称稀世珍宝。而碑刻上的李斯小篆，历来评价甚高，其书体也一直被历代学者视为稀世珍宝。汉代刘勰曾说：“始皇勒岳，政暴而文泽。”元代郝经在他《太平顶读秦碑》中赞道：“拳如钗骨直如筋，屈铁碾玉秀且奇；千年瘦劲宜浮动，回视诸家肥更痴。”唐代张怀瓘说：“今《泰山》《峯山》《秦望》等碑并其遗迹，亦谓传国之伟宝，百代之法式。”

泰山刻石的沧海桑田

《泰山刻石》原立在山东泰安市泰山山顶上，大概在明去封号碑左右。北宋大中祥符元年(1008年)，宋真宗东封泰山，兖州太守献上《泰山刻石》拓本，计有四十

中国书法大会第一季已于6月2日在央视一套黄金时间开播，并引发强烈反响。中国书法大会以中国书法发展源流为主线，每期聚焦中国书法史上极具代表性的三件(组)作品，运用音乐、舞蹈等多种艺术形式和最新科技手段，全景式展现博大精深的中国书法艺术和源远流长的汉字发展史，让观众沉浸式感受书法艺术之美。节目首期开篇之作隆重推出的是秦李斯书泰山刻石。

泰山刻石为何如此重要？它又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？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泰山秦刻石的前世和今生。



现存岱庙的秦刻石。



秦刻石残存九个半字。

余字。庆历八年(1048年)以前，宋庠出镇东平郡时曾派人到泰山模拓《泰山刻石》，得四十八字。在此前后，欧阳修好友江邻几曾在泰山顶上亲见《泰山刻石》，并说：“石顽不可镌凿，不知当时何以刻之也。”大观二年(1108年)春季和政和三年(1113年)秋季，刘跂两次亲至泰山，见到的《泰山刻石》已经埋植土中，高不过四五尺，形制似方而非方，已有七十六字毁缺及磨灭不可见。政和四年(1114年)，董道曾亲至泰山考察，发现《泰山刻石》的南面为“二世诏书”，认为《泰山刻石》在大中祥符元年(1008年)前应曾仆倒过，后人于原址重立时因三面文字有磨灭而错误地调整了刻石的朝向。元代宪宗五年(1255年)九月，郝经登临泰山，并撰《太平顶读秦碑》，称“面阳数字仍可辨”。元代至元二年(1265年)，杜仁杰在《东平府路宣慰张公登泰山记》中记录了自己登泰山时所见《泰山刻

石》的状况：“仅得数字，其余漫不可识。”明代嘉靖三十七年(1558年)，王世贞游泰山时，发现《泰山刻石》已经被迁移到碧霞祠西墙外的西公署后。此后，吴同春分别于万历十一年(1583年)、万历十七年(1589年)两次登上泰山对《泰山刻石》进行考察，为了彻底弄清刻石的状况而曾专门请人将秦刻石从壁间取出，重新迁移时为方便安置而“各加凿削”，刻石遭到严重破坏。万历二十七年(1599年)，谢肇淛登泰山时所见《泰山刻石》的状况为：“通四行，首二字已刷毁，仅得‘臣斯’以下二十九字耳。”之后，《泰山刻石》被移至碧霞祠东庑。清代乾隆五年(1740年)六月，碧霞祠毁于大火，《泰山刻石》残石失踪。

对《泰山刻石》迁移至碧霞祠东庑的时间及迁移人，有以下几种不同说法：一种说法，刊行于清代乾隆三十九年(1774年)的《乾隆泰

山图志》载：石旧在岱顶玉女池上，雍正八年(1730年)郎中丁皂保移至碧霞祠东庑。还有一种说法，《道光泰安州志》等清代后期的志书及碑刻均记载为明代嘉靖年间由北平(今北京)许某于榛莽中得《泰山刻石》残石，存二十九字，恐致湮没而移于碧霞祠东庑的。但吴同春和谢肇淛于万历年间登泰山时看到的《泰山刻石》尚在玉女池，故嘉靖年间《泰山刻石》移入碧霞祠的记载有误。第三种说法，清代严可均则称明代弘治年间按察使金事深河许庄将《泰山刻石》移到玉女池上所，否定了“万历中，从玉女池移置碧霞元君庙。乾隆五年庙灾，石毁于火”的说法。

嘉庆十九年(1814年)，汪汝弼被任命为泰安知县，司理徐石生告诉他：泰山山顶有一位九十岁的赵姓老人，数十年前在泰山山顶玉女池中见到依稀字迹的残石。嘉庆二十年(1815年)，汪汝弼委任蒋因培和柴兰皋到泰山

山顶玉女池搜寻《泰山刻石》，搜得残石二块，存十字。于是，汪汝弼将所得残石嵌于山顶东岳庙西的宝斯亭内。道光十二年(1832年)，东岳庙墙坍塌，宝斯亭被乱石覆盖，泰安知县徐宗干于瓦砾中寻得《泰山刻石》残石，嘱咐道人刘传业将残石移到山下，嵌置在岱庙道院壁间，并作跋记事情的经过。光绪十六年(1890年)，《泰山刻石》残石被盗，县令毛蜀云大力搜索十日，得石于城北关桥下，后仍置于岱庙院内。宣统二年(1910年)五月，泰安知县俞庆澜在岱庙环咏亭建造石屋一所，将《泰山刻石》残石、徐宗干跋语和自己所写的《序》共三块刻石嵌入石屋内，周围加铁栅栏保护。民国十九年(1930年)，阎锡山带领的军队进入泰安，与军阀马鸿逵带领的军队混战，岱庙遭炮击，环咏亭被毁。于是，《泰山刻石》残石被移至东御座院内，并建起了砖石碑亭加以保护。1979年，政府重新修建了碑亭并加上了玻璃框。1987年，泰安市博物馆复制秦刻石全文立于岱庙后寝宫。

《泰山刻石》最早著录于《史记》，随后著录于宋代欧阳修《集古录》、赵明诚《金石录》、董道《广川书跋》等。

朱复戡复原泰山刻石

说到泰山刻石，不能不提的是现任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孙小云的外祖父，金石篆刻书画大师朱复戡先生(1900-1989)对秦刻石补录的历史性贡献。李斯《泰山刻石》，经过数千年的风剥雨蚀，仅存“斯臣去疾昧死臣请矣臣”十字。为此，曾有国际友人发问：“你们中国有着第一流的考古家和书法家，为什么至今没有把《泰山刻石》重新建起来呢？”鉴于此，有关方面决定重立《泰山刻石》，恢复旧观。山东省政府有关负责人征求当时在泰安生活的朱复戡先生的意见，他听后“立即应允”。

1962年朱复戡老先生据明安国氏藏本所藏宋前拓165字本，复据《史记·始皇本纪》全文，逐字考证，补五十六字修全文。书就册页《泰山刻石》(放大)。1982年底，按九个半残字篆字尺寸，放大重书，每行12字，共22行，总计223字，字行之间的距离和形制与《秦·泰山刻石》相符，并于1983年抚石以就，复光旧迹，伟观巨篇，堪与原貌二者并重，时被称赞为中国书法史上的壮举，轰动海内外。

由此可见，从1962年到1983年补写重书《泰山刻石》定稿，朱复戡先生用整整21年的心血，让今天的我们能有幸一睹秦刻石小篆的全貌。据后人回忆，泰山刻石历经两千余年的磨劫，仅余九个半字，朱先生极为痛惜，直到先生晚年，凭积年所学，殚精沥血，终于达成心愿。之后，朱复戡先生又以87岁高龄作《秦始皇二世峰山刻石》《秦始皇诏版》《秦二世诏版》等，可以看出这位老人对于弘扬和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拳拳之心、眷眷之意，也看出中国文人志士殚精竭虑弘道养正、仁者爱人的浩然之气。